

<<金性尧全集（第一卷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金性尧全集（第一卷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039211

10位ISBN编号：7807039213

出版时间：2009-4

出版时间：上海百家出版社、上海文艺出版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作者：金性尧 著；出版博物馆 编

页数：50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金性尧全集（第一卷）>>

前言

金性尧(1916~2007), 笔名文载道、星屋等, 浙江定海人。

金性尧幼年时代就读于私塾。

青年时代参加校勘《鲁迅全集》, 编辑《鲁迅风》周刊, 后又主编《萧萧》、《文史》杂志。

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春明出版社、上海文化出版社、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、编审, 参与编辑出版了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》、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》、《中华活叶文选》、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(刘大杰著)等。

为客观全面反映金性尧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成就, 经家属授权, 我馆整理编辑了《金性尧全集》, 供读者阅读研究, 亦作为对金性尧的最好纪念。

《金性尧全集》按体裁类别及写作时间编次, 收录金性尧生前结集出版的《星屋小文》、《风土小记》、《文抄》、《炉边诗话》、《闲坐说诗经》、《夜阑话韩柳》、《清代笔祸录》、《清代宫廷政变录》、《六宫幽灵》、《亡国之君》、《奸佞春秋》、《清宫掌故》、《伸脚录》、《不殇录》、《饮河录》、《一盞录》、《土中录》、《三国谈心录》、《闭关录》等散文及文史随笔集; 以及《唐诗三百首新注》、《宋诗三百首》、《明诗三百首》等古诗选注集; 此外, 还收录未曾结集出版的公开发表的文章、审稿意见、旧体诗、日记、书信等; 附卷收录已收集到的各个时期的文坛友好来信、金性尧年表以及金性尧夫人武桂芳的作品。

上述著述中, 凡前已正式出版者, 仅改正个别明显的误排, 余均保持历史原貌, 不作更动, 同时分别在辑封作简单的介绍说明。

作者自序置于原书正文之前, 他人所作之序跋作为附录置于原书文末。

遇有重复的篇目, 内容完全一致的按照时间顺序, 先出版者全文收录, 后出版者存目; 同一篇文章内容改动较多、材料有所补充、观点有所变化的则照收。

审稿意见、旧体诗、日记、书信以及集外文等为首次结集出版。

《金性尧全集》整理出版过程中, 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, 上海古籍出版社史良昭编审、曹明纲编审, 金性尧先生三女金文女士的鼎力相助, 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。

出版博物馆 2009年2月

<<金性尧全集（第一卷）>>

内容概要

《金性尧全集》按体裁类别及写作时间编次，收录金性尧生前结集出版的《星屋小文》、《风土小记》、《文抄》等散文及文史随笔集；以及《唐诗三百首新注》、《宋诗三百首》、《明诗三百首》等古诗选注集；此外，还收录未曾结集出版的公开发表的文章、审稿意见、旧体诗、日记、书信等；附卷收录已收集到的各个时期的文坛友好来信、金性尧年表以及金性尧夫人武桂芳的作品。

本册为第一卷，收录了边鼓集、横眉集、星屋小文、风土小记、文抄这五部分内容！

<<金性尧全集（第一卷）>>

作者简介

金性尧（1916—2007.7.15），别号星屋，汉族，笔名文载道，浙江定海人，民进会员，当代古典文学家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支部书记、一代文史大家、资深出版人。

他幼年就读于阮氏家塾，1934年至1935年，曾在《舟报》副刊上撰稿发表文章。

抗战爆发后，全家迁至上海，主编《鲁迅风》、《萧萧》、《文史》，并出版《星屋小文》、《风土小记》、《文抄》。

建国后，曾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第二编辑室副主任；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出版《唐诗三百首新注》、《宋诗三百首》、《明诗三百首》、《炉边诗话》等；论著出版的有《伸脚录》、《清代笔祸录》、《清代宫廷政变录》、《饮河录》、《不殇录》、《土中录》、《闭关录》、《六宫幽灵》、《奸佞春秋》、《亡国之君》、《清宫掌故》、《三国谈心录》等，系建国后所作文史随笔的结集。

1988年，他又为香港中华书局主编诗词坊丛书，个人著作有《闲坐说诗经》、《夜阑话韩柳》等。

金性尧的家乡——浙江省舟山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曾经征编《文以载道·金性尧先生纪念集》。

<<金性尧全集（第一卷）>>

书籍目录

大恋之所存
战士与奴才
周案余议
哀日本水灾
痛定思痛
用括弧的孤岛
健康之大敌
住
苏日冲突与我们
汉族齐民
近乎播音机畔的生活
心死
母亲的心
谁是阮胡子
说到《鲁迅全集》
无题
真正的儿孙
笑匠与笑料
关于侮辱
血洒高空
怀孔
关于“与国”
读《信州杂记》
自己也要紧
事实
自由万岁
清晨的心境
“闲人之业”
写在纸上的心

<<金性尧全集（第一卷）>>

章节摘录

无论在那一个时代，只要是为正义，光明而搏斗的战士们，总是在苦难，迫害中迎击着，反抗着。待到沥血既干，壮志已遂，也就用自己的手毫无恋惜地交出了他的生命！生命之于奴才，是永远地被虐用与浪费的。但在战士，则当慷慨赴死时的崇高与坚强的精神，是决非我们所能想像得到。

战士和奴才之间的距离也就在这里。

这例子，无须求之于百里或千里以外，自上海被披上了“孤岛”的外套以后，无名志士的头颅，几乎可以筑成了一座意志的高墙：它划分了一切善良与丑恶，清新与污秽，人性与兽性！

然而，这样的话，我自己也感到有些空洞而且浮浅。

对于战士，更欠切实，中肯。

要理解战士的心地，最好还是用他们自己的话——凡是大中华民国的国民，对于汉奸，无一不切齿痛恨，整日底想食其肉而寝其皮，扑灭汉奸，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无可疑迟光荣伟大的神圣任务，至于他自己的生死，开始就没有顾虑及之云云。

自然，记者先生的渲染是有的，但决不是夸大。

所谓“内容决定形式”。

笔墨用之于以血肉为“原稿”的地方，真也成为“以生命写成的文章”了。

可是，一方面也竟有着卑贱，无耻到了绝顶的奴才：“据其家人言，曾屡接恐吓信，但尤则不虞有他，并不介意，且按日均至正金银行之市民协会办公……”我想，“贪生怕死”一类的形容，是只能加之于懦夫的。

至于敢冒万众的唾骂和鄙弃而把身为侵略者做走狗的家伙，对于墨写的“恐吓信”，当然“并不介意”了。

归根结蒂：予打击者以打击，是中国的步步为营的战术！

作为这一次的战士的遗恨是有的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

”这真使有心人为之扼腕不已。

但虽然这样，战士的光芒，已经辉煌而庄严地遥照着大地：“他没有死，他是消融在光明的世界里了。

”六月十四日 周案余议 自从汉口《扫荡报》登了周作人“砚然事敌”的消息以后，引起了许多文化人的猜测、怀疑、曲谅以至于诛伐。

团体方面有武汉文化抗日会的“一致声讨”。

在上海方面几种书报上，也不时的有对这事件加以特殊的关心与评议。

最近在《世纪风》和《众生》杂志上，登载了一封周先生的亲笔信，以及一此关于他的零碎的音讯。这都值得予以珍视和探讨的。

武汉文化界的“一致声讨”，这也不能看作怎样的“过火”。

所谓“惩前毖后”，正是中国眼前所应迫切采取的进攻性的国策。

但我们如果从侧面去透视一下，觉得周先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到底不比受津贴，做“编辑”的文坛小丑一样，可以用沉默来当作轻蔑。

当电文作者秉笔直书之际，似乎多少还寄着一些期望吧？

而最近的茅盾、胡秋原、丁玲先生等十八人，也给了周先生的“一封公开信”。

更可见一般文艺家在外敌侵略之下，对于文坛，是在怎样努力的来保持它的清白；对于周先生的灿烂的业绩，也怎样的为他珍惜与爱护。

我们知道：上列的几位文艺家，过去跟周先生文学上的思想和立场，完全是不能融合的——有时还站在相反的阵地。

所以毅然的联名发信者，无非为了周先生的“晚节”。

而最重要的：也还是不愿使“仇者所快”，中了侵略者挑拨离间的拳经。

至于这里上海书报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，大部分还是集中在“爱”与“谅”的一面。

<<金性尧全集（第一卷）>>

我想，眼前的上海环境，比起北平来，自然是“强”了一点，但这“强”，是够可怜的。

艰苦的反抗，有时所得到的却是摧残；力透纸背的挣扎，结果却落到了一个“扣留”。

“文化使节”之类，往往“以友人的面孔出现”，洁身自爱者固然在竭力的自相矜持，峻拒，但“盛名之累”，有时连避免的机会也极为局促，紧接而来的却是屠夫的刀锋，于是连洗刷的清水也变成可丑的唾沫了。

这样的例子，在上海是已经看到过了，在被占领区域如北平，天津，也许还要更多一些吧。

然而我感到我们的笔墨，有几处实在浪费得太惊人了。

《人间世》时候的周作人，是被林语堂大师当作“有不为斋”门面的一种装饰。

到了“砚然事敌”以来，却又成为江湖卖解者的黑熊一般，作为卖艺的工具：向观众要钱的时候是朝着它“打”，显弄自己本领的时候又是“打”。

这样的“打”法，不仅是遮掩了是非，也就曲歪了爱憎，无关紧要之处，他却拉了开去，一成扯淡，便近消闲：因此也毕竟提供了这打法之无聊，与本身的浅薄。

话说回来吧：大家留给周先生眼前的“余地”是宽阔的。

李思浩、吴光新先生尚且可以到武汉去，北平的风沙，我们希望周先生必须用自己的手将它抹去。

我们更盼望《希腊神话》与《路吉亚诺斯》早日出版，这是周作人一件最好的自白。

因为一经套上奴才的冠盖，无论如何决没有这工夫，心境来翻译数十万字的希腊作品的可能。

例如像“不暇自哀”的汤尔和，他也译过了几部书，但目前恐怕正在忙于修改教科书，与满口“临时”长，“临时”短了吧！

六月十九日

<<金性尧全集（第一卷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